

時隔數年，我與家人又在這一年春節，踏上了舊鄉探親的路途。從我們住的地方到故鄉需花上半日有餘的時間，我的學業亦日益繁重，在加上許多不可抗力的干擾，使我對我從小生長的故鄉的印象逐漸朦朧。所以這次重遊舊地對我來說，則有種「近鄉情更怯」的憧憬，這片哺育我生長的土地，如今是怎樣的情景呢？

「終於回來了，準備吃飯吧！」奶奶一見到我們，臉上洋溢出喜悅的笑容並用手掃去袖套和外衣上的灰塵，著手進行幫我們拿行李。「奶奶」，我怯生生地叫了一聲，我雖然知道奶奶在小時候對我十分疼愛，但似乎是必然一樣，像我這個年齡段的人總是很難向他人打招呼，即時那個人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奶奶也不在意，笑著讓我和爸爸去集市上找爺爺。

家鄉的冬天只要有陽光，即使是在零下，都會讓人覺得暖烘烘的。去集市的路並不難走，也不遠。只是這一路上，家鄉的風景發生了變化。我的家鄉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，沒有什麼山，所以一眼望去，是各家的平屋和各色的田野。如果從高處俯瞰，就如同「田」這個字一樣，大片初綠的麥田整齊排列，中間阡陌縱橫，與我記憶中的故鄉並沒有太大分別。現在是午飯時間，各家的炊煙都不約而同地升起，一路上我不禁注意到，有許多間房屋地大門緊鎖，大路到房屋地小徑上長滿了尖利的野草。過年時分也沒看到由城區開來的車，門上的對聯也失色成了粉白，「家和萬事興」的「家和」也消失不見，這說明這家人已經有許久未住人了。直到我看到小時候玩伴的門前已然成了它們的模樣，聽父親說，那家人的長輩在三年前被接回城裡住，本想著城裡的醫療條件更好，但到城裡沒兩個月老人家就走了，這間屋子自然沒人住了。我聽著父親的話，憶起小時候與玩伴在那扇金色大門下玩耍的時光，一種失落油然而生。我不再望向四周，走在變成油柏路的砂礫上。不過半日，這次重遊舊地對我來說，像是喝了一盞名為「回憶」的列酒般，思緒和身體異常沉重，搖搖晃晃，但往昔的人和景都不復從前。

我們從集市叫回爺爺，又順著大路走回家。離開時太倉促，都沒好好看一看老家。紅磚砌成的主屋和側屋，磚上用白色粉筆記錄下的一段段身高，小時候總想著超越最上面的線，但現在我已高出它半個身子有餘。我往廚房走去，一股飯香撲鼻而來，老家的屋子沒有油煙機，所以長年以來這間廚房無論何時都會飄著濃濃的飯香。小時候總喜歡站在大灶旁，看灶中的火焰被激起又減弱，只為了吃上一口剛出鍋的熱菜。

現在家中的灶台也沒有換成電磁爐，可能是那口鍋是幾代人的傳承，擁有了鍋氣，也擁有了對生活的熱情，父親也是吃著這鍋炒出來的菜長大的，到外地上大學，而現在我也回到這裡，吃著名為傳承的飯菜。父親一直在廚房裏幹活，廚房裏很熱，怕熱的他卻展示出平時難得的笑容和喜悅。我也上前替爺爺加柴火，我的心亦和這爐中的火焰般熊熊燃燒。這一瞬，這次舊地重遊就變成了家庭傳承的體會。

家鄉變了嗎？我想是的，它變了許多，但同時它仍是一成不變。這片養育我和數代人的土地，將在未來無私地養育一代又一代。即使昔日的風光不再，但就像爺爺奶奶一樣，留在故鄉為他們的子女和兒孫講述著他們的年輕的經歷。我們，也會將它們地精神和意志傳承下去，向後人展示這份深厚的鄉土情懷，延續家族血脈的故事。